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南部新書 第五卷 南部新書戊

潘安，建中中為翰林學士，恩渥極異。其妻劉晏女也。有京尹伺候累日不得見，乃遺閹者三百緡。夫人知之，謂潘曰：「豈為人臣，而京兆尹願一謁見，遺奴三百緡，其危可知也。」遽勸避世。張說為左相，知京官考。其子均任中書舍人，特注之曰：「父教子忠，古之善訓，祁奚舉午，義不勝私。至如潤色王言，章施帝載，道參墳典，例絕功常，恭聞前烈，尤難其任。豈以嫌疑，敢撓綱紀。考上下。」

大歷八年七月，晉州男子郇謨，以麻瓣發，持葦席，哭於東市。人問其故，對曰：「有三十字請獻於上，若無堪，即以席貯屍，棄之於野。」上聞，賜衣，館於客省，每一字論一事。時元載執政也，尤切於罷宮市。

裴延齡嘗放言德皇曰：「陛下自有本分錢，」物用之不竭。」上驚曰：「何為本分錢？」延齡曰：「准天下貢賦，常分為三：一為乾豆，二為賓客，三為充君之庖。今奉九廟，與鴻臚，供蕃使，曾不用一分錢，而陛下御膳之餘，其數極多，皆陛下本分錢也。」上曰：「此經義，人總未曾言。」自茲有意相奸邪矣。

天後朝，道士杜義，回心求願為僧。敕許剃染，配佛授記，寺名「元嶷」。敕賜三十夏臘，以其乍入法流，須居下位，苟賜虛臘，則頓為老成也。賜夏臘始於此矣。

太和中，秘書之書，總五萬六千六卷。

神堯宴近臣，果有蒲桃，陳叔達捧而不食。帝詢之，對曰：「臣母患口乾，求之不致。」帝曰：「卿有母遺乎？」涕泗闌干。馬周臨終，索陳事草一篋，手自焚之，曰：「管、晏彰君之過，求身後名，吾不為也。」

高帝出獵，見大官剖羊，謂其無罪就死，以死鹿代之。

沈既濟生傳師，傳師生詢，詢生丹，丹生牢。牢，巢寇前為錢唐監使，生藻。後移刺鄱陽，巢寇亂，不知其終。時藻與家人不隨之任。藻後仕吳越錢氏，為永嘉令。藻生承諒，為定海丞。諒咸平三年進士及第，今為都官員外郎，知處州。

王師魯在孔鄴幕中，嘗言曰：「半臂亦無文，房太尉家法不著。」

張九齡嘗見安祿山，曰：「亂天下者，此胡也。」諫殺之，不聽。紫石英，廣管瀧州山中出。

紫石英其色淡紫，真質瑩徹，隨其大小，皆五稜，兩頭箭鏃。煮水飲之，暖而無毒，比北中白石英，其力倍矣。瀧州又出石斛，一本作解。莖如金釵股，亦藥中之上品。

蚺蛇膽，雷羅州有養蛇戶，每年五月五日，即簷舁蚺蛇入府，只應取膽。

雞兔算，國史譜紀之尚不明。上下頭，下下腳，腳即折半下，見頭除腳，見腳除頭，上是雞，下是兔。

裴肅在越多齋，此外惟嗜兔，日再食。

陸贄在忠州，不接人，惟纂藥方，並行於世，號曰《集驗》。

黃巢本王仙芝賊中判官，芝死，賊眾戴之為首，遂日盛。

杜□公先達，人謂之「老杜相公」。杜審權晚，人謂之「小杜相公」。

劉□精於儒術，常看《文中子》，忿然而言曰：「才非殆庶，擬上聖述作，不亦過乎？」客曰：「《文中子》於六籍如何？」□曰：「若以人望，《文中子》於六籍，猶奴婢之於郎主耳。」後人遂以《文中子》為六籍奴婢。

博陵崔倕，總□親同襲。貞元以來，言家法者，以倕為首。倕生六子，一登相輔，五任大僚。太常卿□、太府卿鄆、外台尚書鄆、廷尉郇、執金吾鄆、左僕射平章事鄆。□及鄆五知舉，得士百四十八人。□昆弟自始仕至貴達，亦同居光德里一宅。宣皇聞之，歎曰：「崔鄆家門孝友，可為士族之法矣。」鄆嘗構小齋於別寢，御筆題額，號曰「德星堂」。今京兆民因崔氏舊裡，立德星社。

秦中綠李美小，謂之「嘉慶李」，此坊名也。

貞元十三年，始制文武官隔假三日，並行朝參。

開曜二年，始以外司四品以下知政事者，遂為平章事。時初命郭待舉、郭正一、魏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也。

進士試帖經，自調露二年始也。

寶應二年，以羽林大將軍王仲升兼大夫。六軍兼憲官，始於此也。

建中元年，沈既濟議改《則天紀》為《皇后傳》。

元和二年，始令僧道隸左右街功德使。其年方於建福門置百官待漏院，舊但於光德車坊而已。

大中十一年賀正，盧鈞以太子太師率百僚，年八十餘矣，聲容明暢，舉朝稱服。明年，柳公權以少師率班，亦八十矣。自樂懸南趨至龍墀前，氣力綿憊。誤尊號中一字，罰一季俸，人多恥之。

開元二十五年西幸，駐蹕壽安連曜宮。宮側有精舍，庭內剝柱高五丈。有立於承露盤者，上望見之，初謂奸盜覬視宮掖，使中官就竿下詰之。人曰：「吾欲捨身。本是知湯前官，被知湯中使邀錢物，已輸十緡，索仍不已。每進湯水，輒投土其中，事若關供，責怒必死，寧死於捨身爾。」具以聞，詔高力士召知湯中使齎絹於竿下謝之，仍命徹尚舍衛尉幕委積於竿下。其人禮十方畢，以身投地，墜於幕外。舉體深紅色，初尚微動，須臾絕。詔集文武從官於朝堂，杖殺中使，敕府縣厚葬殞者。

西京壽安縣，有墨石山神祠頗靈。神龍中，神前有兩瓦子，過客投之，以卜休咎，仰為吉而覆為凶。

開元初，鄭瑤慈潤題詩云：「岸與恩同廣，波將慈共深。涓涓勞日夜，長似下流心。」

開元四年，中丞王怡以□獲贓錢，疊石重造永濟橋，以代舟船，行人頗濟焉。在壽安之西。

開元末，功臣王逸客為閒廐使，莊在泥溝西岸，數為劫盜，捕訪不獲。嚴安之為河南尉，以狀白中丞宋遙，遙入奏，始擒之，並獲賊腳崔□。□在安定公主錦坊，俱就執伏，搜得骸骨兩井。逸客以鐵券免死，流嶺表。從此洛陽北路清矣。

咸通中，舉子乘馬，惟張喬跨驢。後敕下不許騎馬，故鄭昌圖肥是有嘲詠。

鄭少師薰，於裡第植小鬆七本，自號「七鬆處士」。異代可對五柳先生。

初制節度使天下有八，若諸州在節度內者，皆受節度焉。其福州經略使、登州平海軍使，不在節度之內。

李雍之誅也，二婢配掖庭，曰鄭曰杜。鄭則幸於元和，生宣皇帝，是為孝明皇后。杜即杜秋，《獻替錄》中云：「杜仲陽即杜秋也，漳王養母。」

長孫無忌之父晟，於隋有功；魏徵即長賢之子；令狐德棻之父曰熙，皆《北史》有傳。

李太尉以大中二年正月三日，貶潮州司馬。當年十月十六日，再貶崖州司戶。大中三年十二月十日，卒於貶所，年六十四。

白樂天任杭州刺史，攜妓還洛，後卻遣回錢唐。故劉禹錫有詩答曰：「其那錢唐蘇小小，憶君淚染石榴裙。」

唐制，湖州造茶最多，謂之顧渚貢焙。歲造一萬八千四百八斤，焙在長城縣西北。大歷五年以後，始有進奉。至建中二年，袁高為郡，進三千六百串，並詩刻石在貢焙。故陸鴻漸與楊祭酒書云：「顧渚山中紫筍茶兩片，此物但恨帝未得嘗，實所歎息。一片上太夫人，一片充昆弟同嚼。」後開成三年，以貢不如法，停刺史裴充。

鮮於叔明嗜蟻蟲，權長孺嗜人爪甲，此亦劉雍瘡痂之類也。

高宗朝，四品以下有名稱者，皆知政事。以平章事為名，自郭待舉始也。僕射是正宰相，自房喬始也。

韋承慶出相，除禮部尚書，嗣立入拜鸞台侍郎平章事。時人語曰：「大郎罷相，小郎拜相。」

京兆戶曹月俸一百八索，故謂之「念珠曹」。

李太尉太和七年，自西川回，入相。上謂王涯：「今日除德裕，人情怕否？」對曰：「忠良甚喜，其中小人亦有怕者。」再言曰：「須怕也。」涯時為鹽鐵使也。

太和中朋黨之首：楊虞卿、張元夫、蕭瀚。後楊除常州，張汝州、蕭鄭州。

丞相乘肩輿，元和後也。

裴休，大中中在相。一日賜對，上曰：「賜卿無畏。」休即論立儲君之意。上曰：「若立儲君，便是閒人。」遂不敢言。

長安戲場多集於慈恩，小者在青龍，其次薦福、永壽。尼講盛於保唐；名德聚之安國；士大夫之家入道，盡在咸宜。

崔造將退相位後，言曰：「不得諸道金銅茶籠子，近來總四掩也。」遂復起。

柳芳與韋述善，俱為史學。述卒書未成者，皆續成之。

昇平公主宅即席，李端擅場。送王相之鎮，韓翃擅場。送劉相巡江淮，錢起擅場。

武黃門之死也，裴晉公為盜所刺，隸人王義捍刀而斃。度自為文祭之。是歲進士撰王義傳者三之二。

李癡之誅也，大霧三日不開，或聞鬼哭。內疑其冤，詔許以葬。

都官故事，吏部郎中二廳，先小銓，次格式。員外郎二廳，先南曹，次廢置。刑部分四覆；戶部分兩稅；度支案郎中判入，員外郎判出。

舊說，吏部為省眼，禮部為南省，舍人、考功、度支為振行，比部得廊下食，以飯從者，號「比盤」。

張直方者，世為幽帥，癖於鷹犬。後以昭王府司馬分務洛師。洛陽四旁，曩者攫者，見皆識之，必群噪長嗥而去。

長孫無忌奏別敕長流，以為永例。後趙公犯罪敕長流，此亦為法自弊。

江融為左史，後羅織受誅，其屍起而復坐者三。雖斷其頭，似怒不息。無何，周興敗。

魚思嘔性巧，造匭函。

朱泚敗走，昏迷不辨南北，因問路於田父。父曰：「豈非朱太尉耶？」源休止之曰：「漢皇帝。」父曰：「天地不長兇惡，蛇鼠不為龍虎，天網恢恢，去將何適？」遂亡其所在。及去涇州百餘里，泚於馬上忽叩頭稱乞命，因之墜馬，良久卻蘇。左右問其故，曰：「見段司農。」尋為韓旻梟之。

楊收之死也，軍容楊玄價有力焉。收有子為壽牧，見收乘白馬，臂朱弓彤矢，有朱衣天吏控馬，曰：「上帝許我仇楊玄價，我射中之，必死。」俄而價暴卒。

忻州刺史是天荒關，蓋歷任多死。高皇時，有金吾郎將永此官，果有蛇怪，後亦絕之。饒州餘幹縣令宅亦如此。

天寶時，翰林學士陳王友元庭堅撰《韻英》十卷。未施行，而西京陷胡，庭堅卒。

文明已後，天下諸州進雞，牝變為雄者極多，或半已化，半死，乃則天之兆也。

馮袞給事親仁坊有宅，南有山，庭院多養鵝鴨及雜禽之類，常一家人掌之，時人謂之「鳥省」。

大中初，女蠻國人貢奉，其國人危髻金冠，瓔珞被體，故謂之菩薩蠻。當時倡優遂制《菩薩蠻曲》，文士亦往往聲其詞也。

宣皇在藩時，常從駕墮馬，雪中寒甚，困且渴，求水於巡警者，曰：「我光王也。」及以水進，舉杯悉變為芳醪。

明皇為潞州別駕，有軍人韓凝禮，自謂知五兆，因以食箸試之。既而布卦，一箸無故自起，凡三偃三起。

徽安門，舊洛城北面最西門也。樓上元多雀鴿，後亦絕無。至清泰中，帝上此樓自焚，今俗謂之「火燒門」。

開元六年，西幸至蘭峰頓。乘輿每出，所宿侍臣皆從。既而馳逐原野，然從官分散，宰相即先於前頓朝堂列位，乘輿至，必鞭揖之方入。是日，上垂鞭盛氣不顧而入，蘇、宋懼。蓋怒河南尹李朝隱橋頓不備也，解之方息。

蘭峰宮在永寧縣西，顯慶三年置。

鷓鴣飛數逐月數，如正月一日飛而止，但窠中不復起矣。十二月十二日起，最難彩，南人設網取之。

大中九年，日官李景亮奏云：「文昌暗，科場當有事。」沈詢為禮部，甚懼焉。至是三科盡覆試，宏詞趙拒等皆落，吏部裴諗除祭酒。

天寶八年，館驛使宋□奏移稠桑路向晉王斜。王斜者，隋煬帝在藩邸，揚州往來經此路，蓋避沙路費馬力也。

野狐泉店，在潼關之西，泉在道南店後坡下。舊傳云：「野狐捨而泉湧，店人改為冷淘，過者行旅止焉。」今法饌中有野狐泉者，以&~SN粉為之，亦象此也。

路嗣恭在江西，並奏部下縣為緊望。

天後問張元一曰：「在外有何事？」元一曰：「外有三慶：旱降雨，一慶；中橋新成，萬代之利，二慶；郭霸新死，百姓皆歡，三慶也。」霸，酷吏也，為侍御史。

崔敬嗣，武後時任房州刺史。孝和安置在彼，官吏多無禮，嗣獨申禮待供給之。及即位，有益州長史崔敬嗣，既同名姓，名擬皆御筆超拜。後引與語，知誤。訪嗣已卒，崔光遠即其孫也。

太和中，上頗好食蛤蜊，沿海官吏先時遞進，人亦勞止。一旦御饌中有擘不開者，即焚香禱之。俄變為菩薩，梵相具足。

天後時，有獻三足鳥者，左右或言一足偽耳。天後笑曰：「但令史冊書之，安用察其真偽。」

令狐□在相位，大事一取決於子高。比元載之用伯和，李吉甫之用德裕。

杜審權，大中十二年知舉，放盧處權。有戲之曰：「座主審權，門生處權，可謂權不失權。」又乾符二年，崔沆放崔瀝，譚者稱座主門生，沆瀝一氣。

湖州歲貢黃黿子，連蒂木瓜。李景先自和牧謫為司馬，戲湖守蘇特曰：「使君貴郡有三黃黿子，五蒂木瓜。」特頗銜之。

韓洙與沈詢尚書中表，詢憐洙，許與成事。如是歷四五年，太夫人又念之，復累付乾詢，詢知舉，大中九年也。自第二人遷逝改為第七人，方定。及放榜，誤為羅洙。後詢見韓洙，未嘗不深嗟其命。

大中元年，魏扶知禮闈，入貢院，題詩曰：「梧桐葉落滿庭陰，鎖閉朱門試院深。曾是昔年辛苦地，不將今日負前心。」及榜一作牒。出，為無名子削為五言以譏之。

天寶四載，廣州府因海潮漂一蜈蚣，陸死。割其一爪，則得肉一百二十斤。

滋水驛在長樂驛之東，睿皇在藩日經此廳，廳西壁畫一胡頭，因題曰：「喚出眼何用苦深藏，縮卻鼻何畏不聞香。」

陳嶠字景山，閩人也，孑然無依，數舉不遂，蹉跎輦轂，至於暮年，逮獲一名還鄉，已耳順矣。鄉里以宦情既薄，身後無依，乃以儒家女妻之，至新婚近八十矣。合巹之夕，文士競集，悉賦催妝詩，咸有生羨之諷。嶠自成一章，其末曰：「彭祖尚聞年八百，陳郎猶是小孩兒。」座客皆絕倒。嶠頗負詩名，常有《閒居詩》云：「小橋風月年年事，爭奈潘郎老去何。」